



腾

◎李斌

走马天下

## 山西散记

◎沈伯文

晚秋,心心念念的山西之旅终于如愿,虽说走马三晋,但感慨颇多。

坊间常听到:地下千年看陕西,地上千年看山西。此次在山西兜了个大圈,我边走边看,脑海中验证着这句话的真伪。依我肤浅认知,此话不是无中生有,是有结结实实的存在,才令人信服的。比如位居四大佛教之首的五台山,其规模之大,堪称佛界大哥大,北齐时寺庙数猛增到200余座,若要走遍需花费一周时间。相传康熙、乾隆多次来此朝拜。五台山形成于东汉,兴盛于北魏,所以奠定了五台山在佛界的地位。

我们一行经认真思考,选择了先去五爷庙,因为这里香火最盛。民间传说,五爷庙有求必应而被广泛供奉。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,来此一拜,人生可以开悟。车马劳顿千里,穿行于太行山脉,总是想提升一点自己的认知。半天时间,认知提升多少?开悟了什么?没有觉得,但爬山爬得腿软则是真切感受。我则记下了佛给众生说的一句话:拜我不如求己,修身胜似诵经。视觉上五台山给了我宏阔之感,精神上得到这句话的启迪,算是精神养分吧。一方净土三炷清香,但行好事莫问前程,唯求内心之淡定与平和。

走马三晋大地,另一个必须打卡的便是晋祠。晋祠是山西人文地理的重要窗口,圣母殿里供奉着的是天下山西人的母亲,故而称圣母殿。我则以为,到了山西不去晋祠便如同没有到山西。晋祠内有遐迩闻名的“三绝”:周柏,历经三千多年枝叶茂盛而屹立不倒,坚强地守护着晋祠。宋代彩绘栩栩如生,是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难老泉,是晋水的发源地,泉水千年长流不竭,象征着生命的活力与持久。梁

衡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:出太原西南五十里,有一座山名瓮。山上原有巨石,如瓮倒悬。山脚有泉水涌出,就是有名的晋水。在这山下水旁,参天古木中林立着百余座殿、堂、楼、阁、亭、台、桥、榭。绿水绕碧波回廊而鸣奏,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,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,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。1959年,陈毅元帅来到晋祠诗兴大发:周柏唐槐宋献殿,金元明清题咏遍。世民立碑颂统一,光义于此灭北汉。晋祠内留下许多历代名人题咏,堪称词工句丽,书法精湛。半天游祠,好似受到一场精神洗礼,祠内的一砖一桥、一殿一榭都是如此匠心独特,让我诚服而膜拜。不光我赞叹,当年李白有诗文颂晋祠:晋祠流水如碧玉,百尺清潭写翠娥。我们来了,佐证了选择的正确。

出太原上绕城线再拐进二广高速,军营里练就的童子功此时得到验证。顾老班长一脚油门驶出去200千米便来到应县。应县木塔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,屹立在此千年了。来到它的身旁细瞧,觉得有穿越之感。灵魂穿越到了辽清宁二年(公元1056年),普通工匠们未用一根铁钉,全靠卯榫咬合之力,建成了这座世界木塔中的顶尖之作。雷击不焚,强震不倒,战火不毁。如今虽倾斜了20度,不是塔身之故,是地基之源。传说支撑着近70米之巨、有着复杂的九层结构的塔身的是24根擎天之柱,神秘的是24根柱按一天24小时分配,总有一根木柱在休息。我有些迷惑,便对讲解员刨根问底,若果真如此,我则舍得花时间欣赏木柱间的换岗奇趣。得到的答复是:那是古老的传说。罢了!我旅行的目的之一也是不断打开心结的过程。如去神农架弄清了并没

有真的野人的存在。今天又临塞之上雁之北,一睹这座佛宫寺释迦塔巍然屹立,我内心喜悦感油然而生,又欣赏到华夏文明的悠久遗存,当属不虚此行也!

悬空寺是悬在北岳恒山脉间,这一悬便是千余年,奇是因为挂在山凹子里,每天的日照仅有两个时辰,风霜雨雪均被山崖挡着,所以至今不腐不烂,震撼无比。人类建筑史上有许多奇葩,悬空寺当然担得起这一盛名。否则,古往今来不会有如此引力,招来八方宾朋、文人墨客一睹芳容。大诗人李白来此写下“壮观”二字,以示对悬空寺的赞叹。文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题下“天下奇观”四字,表达了他的感受与心情。巨石上刻着范曾先生题写的“悬空寺”,遒劲有力。远山顶镌刻着历代名家遗存的墨宝,不胜枚举。

我们一行还观赏了云冈石窟凿山造像的鬼斧神工;雁门关隘的庄重雄奇,顿觉抗迹怀古人、千载多豪贤之感。王家、乔家有不俗的地位,平遥古城纵横交错展现超群的营造艺术,让我立体地感受到山西的厚重历史文化,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缩影。山西是中国历史建筑的“富矿”,我则深信不疑。山西人的实诚不光是他们首创了“汇通天下”的商业模式,如今却处处可见其胸襟之博大,不算富裕的山西,对60岁以上的游人不收分文,不论几A级的全免,五台山一眼望不到头的停车场不收费,五台山景区穿行的公交全免,任凭游人自由选择通行。20多元一海碗的面条里的牛肉疙瘩好多块,没有切成薄如蝉翼的肉片,端到面前的不仅仅是热腾腾筋道的面条,而是盛满山西人的待客之道:好客而大方与朴实的情怀。我仍念想着伺机再去一趟,因为那里有许多让人去了还想去的理由。

## 竹缘

◎杨谓

“性格决定命运”这一句话我大致是同意的。之所以是“大致”而非“完全”,是因为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,有些时候“投入”某个环境是身不由己,与性格无关。

人生又有“遇”与“不遇”之分,英雄遇到了明主,偏同僚中多有奸佞,奈之何也?

但观其一生,命运与人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,“因果”而已。

又有一句老话: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”人亦物也,凡物均有性,性相近则不相逆而易相悦,行之亦远。一个人讨厌什么,喜欢什么,对什么没有感觉,固然有后天遭际的原因,但也确有与生俱来的“性情”的因素在时刻发挥着作用,强扭不得。

去年在洛阳观赏百亩牡丹,姚黄魏紫,荟萃一园,夕阳之下,争奇斗艳,他人兴奋无比,我却始终提不起多少兴趣,更无法陶醉其中,尽管眼前之花,确实如玉环飞燕,雍容华贵,艳压群芳。我与众人审美相异如此,真乃“宿命”。

小时候,外婆家屋后有一个大竹园,每年春夏之交,母亲都要领着我去挑选钓鱼竿。外公手巧,会编织多种竹制生活器具,我家的篮子、簸箕、扫帚和我养鸟的笼子,均取材于此。

升入初中后,我不再热衷于钓鱼、玩耍,但每次去外婆家,总忍不住要去竹园转转,哪怕是独自一人:听几声鸟鸣,看野花开,背靠挺拔的修竹,背靠挺拔的修竹,忘却了幽静而又充满野趣的氛围中,竹林特有的清冽的甜香至今难忘。也许正是这片竹林,为我注入了人生早期的“风格”因子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很希望能在自家屋后种上几竿修竹,想象一下竹影摇窗的情景,就会心驰神往!这个心愿一直到成家之后的很多年都没能实现。

后来有了点余钱,机缘凑巧,我在南京禄口买了一幢小楼。入住前,披荆斩棘,芟除秽草,屋前屋后150平方米的小花园皆植竹,高者十余米。每回前去小住,常徘徊小立

其间。这期间,苏州金石名家矫毅先生赐号“直簪”予我,“直”,竹之性也;又有南京徐利明先生为我画一竹,上题: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及凌云时更虚心”,寓意甚明。

父母80岁后,不能下地劳作,妻趁改造老宅的机会在屋子西北侧规划出一片竹园来,又从小舅舅家移来几株竹子。第二年春天,还只有稀稀疏疏、清清瘦瘦的十数竿,第三年春初步成园,如今已蓊郁成一片矣。

竹子生命力强,品格高洁,不畏风霜雨雪,四季青翠。唐代宰相李德裕爱竹,然竹子在北地甚少见,唯童子寺有竹窠。住持僧极为珍视,每日派僧徒探视,通报竹子生长情况。“竹报平安”一典,即由此而来。

宋代苏东坡爱竹亦画竹,说过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这样的话;又有著名的画竹心得:“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。”

无论是身在外地,还是在小区周边的映红楼、医学院边散步,每遇竹子,我都要驻足观赏,尤其注目梢顶之叶,敬爱其狂风吹刮而不失昂然的风姿。

我之前也曾画过几回墨竹图,尽管参考了人家的画法,然均不如意,唯有一次画梦中风竹,是醒后振笔直追而成,不计工拙,反倒有几分独特的天成之趣。有友人看到后嘱我再作,然左支右绌,不能终幅。

前几日在家杂览,读到画竹大师蒲华为吴昌硕《墨蝴蝶花》所题长跋,云:“文长写花,运笔飞舞,饶于神韵。道复师文待诏,文长则未闻有师。昌硕偶写蝴蝶花一枝方拟其法,而不拟道复,殆拟其无师之画,天机所流不俗而已。正不必对文长其本,以描头画角为能事,昌硕亦隽乎技矣。作英。”

顿悟:何必以他人画谱为师描头画角?吾今以竹为师,状其大略,辅以精微,扬其风神,揭示其趣,以写吾心,岂非得之哉?

遂铺纸泼墨,立成三幅,疏宕之气流溢,如闻瑟瑟之声。快哉!

芬芳  
一叶